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晚學盲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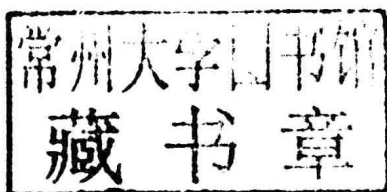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阅 览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晚學盲言（下）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目次

序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 | | | |
|---|-------------|----|
| 一 | 整體與部分(一)(二) | 一 |
| 二 | 抽象與具體 | 三一 |
| 三 | 時間與空間 | 四九 |
| 四 | 常與變 | 六五 |
| 五 | 自然與人文 | 八七 |
| 六 | 變與化 | 九七 |

七	道與器	一一三
八	物世界與心世界(一)(二)(三)	一二九
九	道與理	一六一
一〇	中庸與易簡	一七九
一一	質世界與能世界(一)(二)	一九三
一二	人生之陰陽面	二二一
一三	靈魂與德性	二四九
一四	大生命與小生命	二七一
一五	天地與萬物人生	二九一
中篇 政治社會人文之部		
一六	國家與政府	三一三
一七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	三二九
一八	政與學	三四三
一九	政黨與選舉	三五五

二〇	權與能·····	三六九
二一	國與天下·····	三七五
二二	政治與社會·····	三八一
二三	羣居與獨立·····	四〇三
二四	羣與孤·····	四一三
二五	中國家庭與民族文化·····	四三七
二六	中國文化中之五倫·····	四五一
二七	五倫之道·····	四九五
二八	中國五倫中之朋友一倫(一)(二)·····	五一三
二九	中國文化傳統與人權·····	五二九
三〇	簡與繁·····	五三九
三一	尊與親(一)(二)·····	五五五
三二	色彩與線條·····	五七五
三三	禮與法·····	五八一
三四	教育與教化(一)(二)·····	五九五

三五	操作與休閒	六〇九
三六	生命與機械(一)(二)	六二一
三七	共產主義與現代潮流	六五三
三八	道德與權力	六六五
三九	道義與功利(一)(二)(三)	六七七
四〇	創業與垂統	六九九
四一	帝王與士人	七一一
四二	風氣與潮流	七二七
四三	自然與人為	七三五
四四	組織與生發	七四七
四五	雅與俗	七五九
下篇 德性行為修養之部		
四六	生與死	七八一
四七	樂生與哀死(一)(二)	七九五

四八	性與命(一)(二)	八一
四九	平常與特出(一)(二)(三)(四)	八三七
五〇	公私與通專	八七一
五一	公私與厚薄	八七九
五二	情與欲	八八七
五三	天地與心胸	八九九
五四	己與道	九一三
五五	心之信與修	九三一
五六	為己與為人(一)(二)	九四五
五七	性情與自然(一)(二)(三)	九七五
五八	手段與目的(一)(二)	九八九
五九	傳統與現代化(一)(二)	一〇一一
六〇	歷史上之新與舊	一〇四三
六一	辨新舊與變化	一〇五五
六二	內與外	一〇六七

六三	安定與刺激	一〇八三
六四	器與識	一〇九一
六五	孟子論三聖人	一一〇一
六六	中與和	一一一七
六七	人物與事業(一)(二)	一二二七
六八	知識與德性	一二四五
六九	學問與知識	一二五九
七〇	知識與生命	一二七五
七一	知與情	一二九三
七二	修養與表現	一二〇三
七三	為政與修己	一二一九
七四	進與退(一)(二)(三)	一二三七
七五	積極與消極	一二五九
七六	存藏與表現(一)(二)	一二七五
七七	人世與出世	一二九三

七八	宗教與道德	一三〇七
七九	平等與自由	一三一五
八〇	文與物(一)(二)	一三二五
八一	靜與滅	一三三七
八二	廣與深	一三五三
八三	多數與少數(一)(二)	一三七一
八四	福與壽	一四〇三
八五	同異得失	一四一九
八六	德與性	一四二七
八七	尊與敬	一四三五
八八	德行(一)(二)(三)(四)	一四四三
八九	客觀與主觀	一四七一
九〇	理想與存養	一四八三

下篇 德性行為修養之部

四六 生與死

生必有死，乃人生共同一大問題。世界各地人類對此問題具有甚深異見。姑扼要言之。埃及人認人死可復活，遂發明了「木乃伊」及「金字塔」。今日猶稱其為古代之傑作，羣相瞻仰，無可模仿。實則木乃伊終未復活。此則當時聰明絕頂之發明，乃從至愚極蠢之想法來，此亦人類一莫大諷刺。至今人類已不建金字塔，不造木乃伊，然從至愚極蠢之想法中，產出聰明絕頂之發明，其例尚多，則誠大堪警惕。

耶穌上十字架，自言將復活。至今耶教中「復活節」仍為一大典禮。試問果誰見耶穌之復活？縱使耶穌復活，亦非盡人之死皆得復活。然則此一舉世風行之絕大典禮，亦從一至愚極蠢之想法來。人

生同有此希望，雖至愚極蠢，仍得流傳。可知凡屬流傳，非盡可信。

至耶教之一般信仰，分人生為兩截：一為生前塵世，則屬凱撒世界；一為死後天堂，則為上帝與耶穌之世界。故生前則爭財爭權，求富求貴，惟凱撒之是瞻；死後則求恕求贖，悔罪悔惡，惟耶穌之是依。兼顧並及，斯為耶教民族共由之大道。最近羅馬教宗若望六世前去波蘭，數百萬人在共產政權下，渴望宗教信仰之自由，重獲上帝神力之佑護，舉國若狂，盛況空前。即在意大利境內，其人民擁戴共產主義，三十年來不斷恐怖活動，使意大利政府長陷於不安寧之狀態中。安得使波蘭、意大利兩地人民各展其望，生則享無產階級無上之人權，死則又有神權下靈魂之安定，彼此雙全，寧非兩地人民之無上希望？但耶穌所管與凱撒所管，又何得會通而合一？此誠人類莫大一問題。

釋迦既怕死，亦畏生；求得不死，莫如無生。於是生、老、病、死遂視為人類四大痛苦。佛教不信靈魂，卻認有前世之業，六道輪迴，投胎轉世，痛苦無竭。惟信佛法，消除業障，成「大涅槃」，得「大解脫」，到時則無人類生存。此與耶教之有世界末日大意略同。惟世界末日乃上帝之懲惡，而「涅槃」境界則人類之自覺醒、自修為所致。故其他宗教多尚「神」，而佛法則尚「法」尚「己」，最後則期求其己之絕滅，歸於大空，此為佛法在各宗教中一大異之所在。

以上舉其大者，其小者不詳言。惟中國人對人類死生之想法則與各民族皆不同。中國人先分人生為兩方面：一曰「身生活」，又一曰「心生活」。身生活屬於「氣質」，今稱「物質生活」。心生活謂之「德性」，今稱「精神生活」。中國人之「靈魂觀」亦與其他各民族異。中國人分「魂魄」為二。

「魄」屬體，故曰「體魄」。人死骨肉埋於地下，魄亦隨之。骨肉腐朽，魄亦隨失。「魂」則不附體而遊散，故曰「魂氣」，亦曰「神魂」。後死者製為木主神位，使死者之魂有所依主，而藏之宗廟，歲時節令，以祭以拜。故古人祭在廟，不在墓。死者之魂，亦與生者之心相通，乃得顯其存在。逮及三世、五世，死者之魂與生者之心已漸疏遠隔絕，則宗廟中之神位亦移去。年代既久，斯神魂亦失其存在。

故中國人所重在生，不在死。孔子祭神如神在，曰：

我不與祭，如不祭。

神在祭者之心中，祭乃祭者自盡其心。至於心外是否真有神，是否真能來受享，孔子似所不問。故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葬祭其死，可使生者德性歸厚，厚死即所以厚生。不僅死者可以長留生者之心中，抑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者之體即從死者來，是死生身心實相通。即從物質軀體言，六尺之軀，百年之壽，此

乃個人之小生命。上自父母，下及子孫，一線相承，大生命猶尙超其軀體小生命而存在。故中國人特重血統家族觀念。一陰一陽，一晝一夜，同是一「天」；一死一生，一存一亡，同是一「生命」，卽同是一「人」。故曰：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無後則我此小生命中斷，父母祖宗之生命傳統由我而中止，此為不孝之大。

身生活如此，心生活則猶有大於此者。人羣之生，其心相通，不限於家族血統之一線。身之外有家，家之外有鄰里、鄉黨，以至於有國、有天下。同此人生，心生活皆相通，成一大生命。此一生命則超「血統」，而成「道統」。身、家、國、天下皆一統於道，一切有血統之小生命，皆在此道統之大生命中，此道上通於天。天之大德曰生，生從天來，能上通天德，則此生命可以曠天地、亙古今而不絕。中庸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小德乃個人之小生命。父傳子，子傳孫，一如川流。聖人具大德，則如天之敦化，亦大生命之所賴以

永存。其他各民族僅見川流之變動，不覺敦化之常存。或又必分川流與敦化以為二，不知其融合而為一。乃與中國人生觀多別。

春秋時代，魯國叔孫豹先於孔子，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此為中國人對死生問題千古永傳之名言。何以謂立德不朽？如舜之孝，至於周公，即不啻舜之復活；迄於後世，孝子輩出。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果使中國民族長在，中國文化不滅，則在中國社會上將永遠有孝子出現。就孝子之肉體生命言，固各已消失；但就孝德及孝子之心言，則長留後代生命中不匱不朽。斯舜與周公乃及一切孝子之生命皆不朽。此乃小生命在大生命中之不朽。苟無大生命，則何來有小生命？就個人之小生命言，則皮膚骨肉之身生命必有死，而心情德性之心生命，則可永傳無死。此乃中國人觀念。

又如堯以天下讓舜，舜以天下讓禹，「讓」之一德，亦永為中國後代重視。吳太伯三以天下讓，周初有吳太伯，即猶堯、舜之復活。伯夷、叔齊之讓國，讓有大小，而同一讓德，是伯夷、叔齊亦即堯、舜、吳太伯之復活。孔子論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仁之為德，惟在心生活大生命中始見。重視個體小生命必有「爭」，重視心生活大生命則始有「讓」。亦必重視心生活大生命乃始有

「孝」。孝與讓，德相通，皆孔子之所謂「仁」。仁即人類在大生命之一種心生活。故朱子釋「仁」曰：

愛之理，心之德。

若就個體小生命言，則所愛唯此一身，而此身則必死而無存。西方人既重個體小生命，則必重此身之死，乃有宗教。然宗教愛上帝，非人與人相愛，故其不朽則必在靈魂之上天堂。中西雙方觀念不同，宜其思想行為之見於實際人生者多不同。

「立德」之次有「立功」。生為天之大德，亦即天之大功。耶穌釘死十字架上，耶教徒乃不許人世復有第二耶穌，是則耶穌在人世，僅有立功，未為能立德。人人不得為耶穌，以至世界末日之終必來臨，此非上帝予人類以一大懲罰乎？即亞當、夏娃，亦膺罪被謫而生，則與中國人觀念「天之大德曰生」之涵義大相反。中國人意見，人類生生不絕，此即天地之大德。中西雙方同戴一「天」，而其異則無可會通。耶穌為上帝獨生子，而在中國則天降斯民，人皆可以為堯舜。此又何說以相通？釋迦則主人自憑己力得「大涅槃」，天亦無如之何。此與中西雙方又不同，惟與中國人觀念較相近。佛教入中國，有禪宗，「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人人現前當下一心之悟，皆得成佛。悟立信謝，悟在己不在佛，只憑己心，斯亦不再須有心外之佛法。

中國言立功，每指大禹之治水。禹父鯀，治水無功，殛死於羽山。禹繼父業，終成父志，是即禹之大孝。在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子生方呱呱，亦不一視。急公忘私，此見禹之為人之德。試讀中國史，凡建功者莫不有德，背德則無功。亦有當其身若無功，而功傳後世，亦其德使然。如岳武穆，朱仙鎮召回，復國之功未見；文文山軍敗被俘，保國之功以敗。兩人皆不保其首領，而功垂萬世。故立功皆以立德。專於事上求，則其功必淺，或竟無功。

又次為「立言」，亦必有德之言。言有德，斯有功。如叔孫豹言「三不朽」，即有德之言，其為功亦大矣。近日國人率譏中國乃一「封建社會」，然叔孫豹明言「世祿」非不朽，此決非封建社會人觀念。倘謂孔子亦封建社會人，但孔子為中國立言不朽之最高榜樣，何嘗教人常困縛在封建社會中？人生必能超社會，乃能超時代而不朽。今日國人方自負得為工商社會人，得為民主自由時代人，得為「全盤西化」人，鄙薄孔子，不知身死即朽，而孔子言則猶當垂世。一則囿於社會、囿於時代，雖有此生，非有此德；一則上通於天，下通於羣，有德方有言。則盈世之鄙薄，又何傷孔子之毫髮？曾子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人將死，其囿方解，其德或露，故有善言。今日工商自由社會亦臨將死之際，容有善言，如鳥哀鳴，